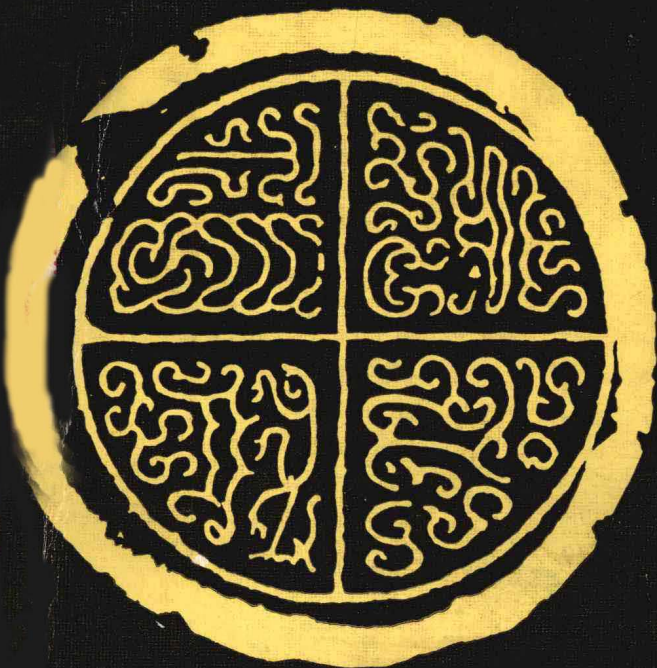


吕氏春秋词义研究

张双棣 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吕氏春秋词汇研究

张双棣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济南

吕氏春秋词汇研究

张双棣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375印张 227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28—0840—8/H·31

定价：2.70 元

代 序

《吕氏春秋词汇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对古代专书词汇进行全面描写的著作。全书共分九章，20万字。主要内容是对《吕氏春秋》的词汇面貌、词的结构、意义系统进行多层次的、深入的探讨。本书对先秦词汇研究、对整个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立论严谨，资料丰富，写作态度也非常认真。据作者自己统计，《吕氏春秋》有单音词2972个，复音词2017个，总共约五千词。可贵的是作者对这五千词的语音形式、意义系统、语法特点都逐一进行过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类型的具体数据。严格的定量分析使本书的许多结论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有强大的说服力。

作者研究《吕氏春秋》词汇，还注意了跟先秦其他著作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发现。如哪些词首见于《吕氏春秋》，哪些词的意义在《吕氏春秋》中发生了变化，哪些意义不见于《吕氏春秋》。这里既有历史追踪考察，又有横向比较研究，对人们了解整个先秦时代的词汇面貌无疑是有意义的。

*这是何九盈教授为本书写的评语，征得何先生同意，用以为代序，谨致谢忱。——本书作者。

由于作者对原始材料的研究比较深透，视野又比较开阔，证据很充分，所以书中有不少关于旧注、旧说的驳议，都能言之成理。此书的问世，将成为研究《吕氏春秋》的必读参考书。

作者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作者主持编写了《吕氏春秋词典》，又参加《吕氏春秋》全书的译注工作，这就为词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进行长时间的、艰苦细致的研究，象《吕氏春秋词汇研究》这样的著作是无法写出来的。我认为，我们要大力提倡这种踏踏实实的学风，尤其是在目前。

何九盈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目 录

代 序	
绪 论	1
《吕氏春秋》的基本词汇	9
《吕氏春秋》词的多义性	51
《吕氏春秋》的同义词	82
《吕氏春秋》的反义词	121
《吕氏春秋》的同源词	146
《吕氏春秋》的复音词	165
《吕氏春秋》的词类及其活用	204
《吕氏春秋》词的书写形式	231
附录：《吕氏春秋》用韵及韵读	256
后 记	326

绪 论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但对汉语历史的研究，却长期没有系统地展开，直到近代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筚路蓝缕具有开创之功的著作是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王先生在该书的绪论中说：“汉语史作为一门科学，到今天还不算是已经建立起来。”王先生晚年把主要精力致力于汉语史的研究，他曾深有感慨地说：汉语史的研究，我只是开了个头，这是一个广阔的领域，绝不是一人一时能够完成的，大概要几代人花几代的时间去努力才行。王先生的话十分中肯，对后来者是一种鞭策，催人奋进。

词汇史在汉语史的各个部门之中是最薄弱的部门。汉语词汇的研究从汉代就开始了。汉代出现了《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著作，汉唐学者在古籍的注疏中大量解释古代的语词，这些都为后人的研究准备了条件。但是对汉语词汇历史的研究，兴起比较晚，虽然注疏偶而提到某个事物古为何名，今是何称，如唐代孔颖达疏《诗·小星》“衮”说：“今名曰被，古名曰衮。”但这类注疏凤毛麟角。开始有意识地历史观点研究汉语词汇历史的是清代的乾嘉学派的学者们。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经常有些精彩的论述，如“履”字条，段云：“古曰屨，今曰履，名之随时不同者也。”“屨”字条，段云：“《易》、《诗》、

三《礼》、《春秋传》、《孟子》皆言履，不言履，周末诸子、汉人书乃言履，古今语异耳。”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不少地方实际上是研究了同源词，给后人很多有益的启示。

乾嘉学者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基本还局限于微观的范围之内，还没有脱离对个别语词的训释和辨析，还没有把词汇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汉语词汇历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汉语词汇历史的研究之所以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去其他诸多因素之外，主要是因为汉语词汇非常丰富，历代都有大批新词新义不断产生，而这些新词新义产生于何时，难于确定。如果没有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终难避免言其有易，言其无难，更无法建立起科学的汉语词汇史的体系。乾嘉学者们的考据方法就其对具体词来说是一种完全合理的科学的方法。但这是一种微观的研究方法。从宏观上看，要建立科学的系统，还要有其他的方法。王力先生生前曾多次跟我谈起，要写好一部汉语史，必须首先作专书的研究，这是基础，然后才有可能作断代的研究。周祖谟先生也指出：“词汇是构成语言的材料，要研究词汇的发展，避免纷乱，宜从断代开始，而又要以研究专书为出发点。犹如清人研究古韵那样，先以《诗经》一书为起点，得其部类，然后旁及《楚辞》以相佐证，以确定韵部的分合，而后之人又从而逐渐加详加密，以臻完善。”^①王先生和周先生的意见非常正确，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确定了正确的方法，这就是从断代入手，从专书入手，从词汇系统的各个方面，一个个

^①见《吕氏春秋词典序》。

地解剖“麻雀”，写出专书词典和专书词汇研究。

我们把《吕氏春秋》作为首选专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因为：

首先，《吕氏春秋》成书年代确定无疑，这在先秦典籍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涪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这里的秦八年，是吕不韦自己所言，应该说是可信的。对“秦八年”历代有些不同的解释，高诱注：“秦始皇即位八年也。”后人以为“涪滩”为申年，而秦始皇八年是壬戌，不当指此年。孙星衍说：“考庄襄王灭周之后二年癸丑岁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吕不韦指谓是年。”还有一些说法，但相差仅在二、三年之间。能够如此确切地知道它的成书年代，研究它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这可以避免很多材料真伪、年代先后的不必要的纷争。首先肯定语言材料的确切年代，这是进行词汇历史研究的重要条件。

其次，《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它的词汇反映了周秦之交的语言词汇面貌，而且是先秦与秦汉的一个过度，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比如很多先秦末期以前不用而汉代常用的词或词义，可以在《吕氏春秋》中找到，所谓古曰屨，今曰履，《吕氏春秋》中“屨”已有4次用作名词，表示屨的意义。又所谓古曰衾，汉曰被，《吕氏春秋》中“被”也已有二次用为衾义。“徒步”一词，《吕氏春秋》首见，是“布衣”、“平民”的意义，《淮南子》、《汉书》中则多次出现。“遗老”一词，也是《吕氏春秋》首见，为前朝臣民的意义，汉以后也是常用词汇。

再次，《吕氏春秋》是用当时通行的语言写成的，通俗

化的倾向很突出。《吕氏春秋》由吕不韦主持召集门下宾客集体编纂而成，书成之后，吕不韦曾“布咸阳市门，县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这个举动固然有他的政治目的，但它也表明，这部《吕氏春秋》是“诸侯游士宾客”以及“市”人都能看得懂的，它所用的语言应该是各国基本行用的通语，而且是通俗的，不是那种佶屈聱牙的语言，在词汇的运用上也是如此。它不象《庄子》那么多方言词语（当然《庄子》的语言也是很有特色的），它所具有的方言词语应该说当时已经进入通语，或者稍后也进入了通语。如“船”字《吕氏春秋》中出现13次，已与舟无甚差别。“黔首”一词，六国虽少用，但不久秦始皇就正式更名民曰黔首。通俗化的倾向也是明显的，《上德》篇记载了晋太子申生献胙肉的事，与《左传》基本相同，但用词有明显的区别，《左传》说：“与犬，犬斃；与小臣，小臣亦斃。”《吕氏春秋》作“尝人，人死；食狗，狗死。”用“死”不用“斃”，《史记》也用“死”。“斃”是不常用的，“死”是常用的。

又次，《吕氏春秋》的词汇十分丰富。全书有单音词2972个，复音词2017个，总共近五千词。单音词中，动词最多，达1207个，名词次之，有1084个，形容词又次，有470个，其他类词有211个。《吕氏春秋》中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文化，有音乐、养生、战争、教育、天文、地理、农学等等，多方面的思想文化，必须有多方面的语言词汇来表现。《吕氏春秋》中这些方面的词汇很多。如天文学中二十八宿的名称：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昂、毕、觜、参、井、鬼、柳、星、张、

翼、軫，是第一次全面在古籍中出现^①。音乐中十二律的名称：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与五行木火土金水相配的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味、五色、五臭等等的名称，都是成套地出现了。我们知道，动词的运用跟语言表达的准确、生动关系极大，《吕氏春秋》中动词很丰富，光是表示手的动作的动词就多达36个^②，如：持、操（二词都为拿着、握着）、捉（握着）、把（握）、捽（揪住头发）、搏（抓住）、扶（搀扶）、携（手拉着）、抱（抱）、抚（抚摸）、拊（轻拍）、扣（拉住）、控（勒住）、指（用手指向）、援（攀拉）、曳（向后拽）、推（手向外或前用力使物移动）、据（用手撑着）、拔（向外抽）、抽（把细长的东西从里边拽出来）、插（把细或薄的东西扎进去）、投（掷）、扬（把东西撒向空中）、抑（向下按）、摇（用手晃动）、掣（拉、拽）、采（采摘）、拱（两手合围）、揖（拱手行礼）、奉（双手捧着）、举（举起、拾起）、释（放下）、牵（拉）等^③，这么丰富的词汇为《吕氏春秋》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提供了条件，也是我们研究战国末期词汇面貌的珍贵资料。

我们采用的《吕氏春秋》的版本，是我们以清乾隆五十四年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为底本，参照元、明十四种版本重新校订的本子，见《吕氏春秋索引》所附原文。对字义的确立，我们主要依靠语言材料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因为这

①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有天文图，其中有28宿名称。

②只是徒手的动作，不包括手中有器械的动作。

③例句均参见《吕氏春秋词典》。

是最可靠的。同时参照了高诱的注释以及清代和近人的研究成果。

我们研究《吕氏春秋》词汇试图从宏观角度对词汇的各个方面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词汇的构成和词义系统。词汇构成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类，可以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单音词和复音词等等，基本词汇是语言词汇中最稳固的部分，通过这部分词汇的分析可以更清楚看出古今词汇之间继承发展的关系。对复音词的构造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构词法的发展脉络。单音词更是研究的重点，研究词义系统主要是就单音词而言。词义系统应该包括词的纵向联系和词的横向联系，纵向联系是指词义的引申系统，本义和引申义形成词的多义性。要确定什么是本义、各引申义产生的方式和产生的时代。产生时代的确定要靠跟前代语言材料作历史地比较，这种比较不宜是泛泛的，而应该把以穷尽性考察为基础的专书词典作为依据，这样，才不致有所遗漏。横向联系是把同时代具体些说就是《吕氏春秋》中出现的词作类聚比较，这主要是同义词和反义词的比较。通过这种类聚的比较，可以了解词义的相同与对立，大同与微殊，总结出《吕氏春秋》中同义词、反义词的特点。同源词的研究则是通过横向共时的对比，看出纵向的演变。

词汇和语音、语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词本身就是语音、语义、语法范畴三者的结合体，王力先生指出：“词是极端复杂的一种语言现象，它是意义、声音和形态结构的整体。我们如果不全面地研究这三方面的因素，我们就不能发现一

个词的特征。”^①因此，我们在词汇研究中要始终贯彻这个原则，从三方面入手，这样才能得出一个完整的概念。词的语法分类是每个词本身的固有属性，先秦时代，它们的表现十分灵活，这种灵活表现固定化就可能造成兼类，甚至产生新词。另外，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也与词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而古代汉语又是靠汉字记录下来的语言，所以我们研究古代汉语词汇，弄清楚词汇与文字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汉字与词汇发生关系时所特有的通假问题。

以专书作词汇研究的材料，材料有一定的范围，便于作些穷尽性的比较研究，可避免泛泛而谈。假如我们要了解多义词词义的运用情况，就可把这部书的词汇逐个加以分析。

《吕氏春秋》2972个单音词中，单义词多达1691个^②，多义词有1281个，单义和多义的情况各是如何，都可以作穷尽性的分析。复音词也是这样，从单义、多义，到结构方式，都可以作穷尽性的分析。同义词、反义词、同源词等莫不可以如此。如果某一个时代能够这样一部书一部书地作穷尽性的分析，那么这一个断代的词汇面貌就可以比较完整地勾勒出来。

当然，一部专书的材料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通过专书考察到的东西可能是不全面的，甚至可能有片面的地方。如同源词，一般说来，从一个语源繁衍派生出来的词可能是很多的，但是由于《吕氏春秋》出现词汇量的限制，每一组

^①见《汉语史稿》上册第16页。

^②只表示在《吕氏春秋》中是单义，并不是说整个上古都是单义。

同源词的数量都以二词为主，三词以上的仅占三分之一。有些词《吕氏春秋》中没有，比如高与乔同源，但《吕氏春秋》中没有乔这个词，因此不能构成同源。高还可与矫（高举）构成同源，但《吕氏春秋》中矫没有高举的意义，只有假托的意义，高与矫的假托义自然不是同源。由于这个原因，从《吕氏春秋》中考察到的同源词是很不全面的。其他如同义词、反义词等也莫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也无妨，只要同时代的专书都作过这种分析之后，把它综合起来，自然会得到关于这个时代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如果进而把若干个这样的断代综合起来，也就可以对整个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了。

《吕氏春秋》的基本词汇

一种语言的词汇一般可以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基本词汇是语言中最主要的东西，是语言词汇的核心。一般认为，基本词汇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为全民所常用，二是富于稳固性，三是一般具有构词能力。

一个民族的语言有它的基本词汇，如汉语有汉语的基本词汇，藏语有藏语的基本词汇。同时，一种民族语言的某个历史阶段的语言也具有它的基本词汇，如现代汉语有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先秦汉语有先秦汉语的基本词汇。这二者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基本词汇虽然稳固，但也决不是丝毫不起变化。基本词汇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也在起着变化，不过这个变化比较缓慢罢了，有时在短时间内不易察觉出来。时代隔得越久远，这种变化就越显著，觉察得也就越清楚。总之，一种民族语言的基本词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完全相同的。

语言中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差别，时代越久远，就越少。原始时代的语言，大概很难分辨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王力先生曾指出：“甲骨文时代，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二者的界限也还是不大的。^①”先秦汉语（主要指春秋战国

^①见《汉语史稿》下册493页。

时代)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差别比甲骨文时代加大了,但比起现代汉语来,差别还是小得多。《吕氏春秋》中出现的词汇虽然不是先秦汉语词汇的全部,但也反映了先秦词汇的大体情况。

我们根据上述基本词汇的三个特点来确定《吕氏春秋》中的基本词。关于全民常用,我们主要根据的是出现频率,除本书出现频率之外,还要看同时代其他书的出现频率。关于稳固性,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依据,既看前代著作如《尚书》、《诗经》、《论语》、《左传》等是否已在运用某个词,后代乃至现代是否还在运用,倘若运用时间很长,则说明它是稳固的,应确定为基本词。关于构词能力,我们觉得,有构词能力固然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基本词,构词能力较差或没有构词能力的,如果符合其他二条,则不应苛求。因为汉语中有相当数量的双音词很难说它具有多强的构词能力,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汉语的基本词。先秦汉语是如此,即使现代汉语也是如此。

《吕氏春秋》中出现的基本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等实词,也包括代词、副词、介词、连词等虚词。下面我们就实词而主要是名词作些分析。

名词中的基本词大致包括这样一些词:1.关于自然现象和自然事物的词,2.关于人体部位、器官及组成的词,3.关于亲属称谓的词,4.关于方位、时令的词,5.关于生产方面的词,6.关于物质文化方面的词,7.关于精神文化方面的词,8.关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词,9.关于政治宗法方面的词。

(一) 关于自然现象及自然事物方面的词。

这方面的词可以分为三小类，（1）天象，（2）地象，（3）动植物。

（1）天象 这类词中有天、日、月、星、风、云、雨、虹、雷、电、霜、雪、雹、霰、雾、露、宇宙等，如：

《观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

《明理》：“其风雨则不适。”

《孟春》：“霜雪大摯。”

《仲夏》：“雹霰伤谷。”

《仲春》：“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

《仲冬》：“气雾冥冥。”

《本生》：“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

其中不少词甲骨文时代就已存在，而且一直沿用到现代，如：风、雨、雷、霜、雪、云、雾、虹，这些词的基本意义几千年来没有什么变化。还有些词现代仍作为主要词素出现在复音词中，如月，现代称月亮。另有一些词，现代口语不用而被其他词所取代，如“日”被“太阳”所取代。

“天”作为单音词，《吕氏春秋》中出现182次，五个意义：①天，天空。《重言》：“飞将冲天。”②自然界。《情欲》：“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③天气。《分职》：“卫灵公天寒凿池。”④人的天性。《本生》：“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⑤万物的主宰，《知分》：“吾受命于天。”前三个意义是主要意义。这与殷商时代完全不同，甲骨刻辞与《尚书·盘庚》中“天”都是指的有意志的万物的主宰。这个变化说明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进步促使词义不断地发展。